交戰的兩把劍：GILLETTE 對 WILKINSON

我父親那時才五歲。

一家人住在一個俯瞰山下平原的山村裡。從那些石頭房子望出去，世界顯得很遙遠，可每一件事最後都會爬上山來。

他們從一個工會的人手裡買了一隻山羊。這隻牲口曾經能掙錢，但主人決定把它賣掉。

每天早上，我祖母都試著給它擠奶。

從來都不夠。

我父親想吃早飯，所有孩子都想。於是桌上出現了一隻杯子：硬麵包、一點山羊奶，再兌上山泉水，好讓它多撐一天。

那就是戰爭，只是還沒有人叫它戰爭。

天一亮，他就走出家門，走一小段路到一個小廣場上，望著天空。

他在那裡看著這場衝突，彷彿那是一場遊戲。

飛機劃過地平線。警報聲從平原上傳來。炸彈落在機場和軍事設施上。大人們低聲說話，孩子們卻抬頭看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。

它把所有人都捲了進去。

然而，兩件相隔幾千英里的事，最終會在一片剃鬚刀片上相遇。

德國人轟炸倫敦和其他大城市，以回應英國的進攻。工廠放慢了生產。物資變得稀缺。就連著名的Wilkinson Sword刀片也開始從貨架上消失。

與此同時，英軍正在非洲作戰。

他們在那裡俘虜了成千上萬的人。

一支軍隊可以忍受飢餓。

一支軍隊可以忍受炎熱。

它不能忍受的是疾病。

許多俘虜被強加的第一個儀式，不是一場講話，不是一次列隊，甚至不是一針疫苗。

而是刮鬍子。

一張乾淨的臉意味著更少的寄生蟲、更少的感染、更多的控制。

最初幾個月，人人都在找那兩把劍。

可那兩把劍沒有。

倫敦供應不了那麼多。

這時，美國出手了。

船隻橫渡大洋，運來食物、燃料、裝備，還有在數不清的其他東西當中的剃鬚刀片。

在戰俘營裡，一種微妙的轉變發生了。

人們不再要那兩把劍。

他們開始要一片Gillette。

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幫助Wilkinson Sword成名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幫助Gillette變成了一個普通的詞。

一個品牌變成了一種語言。

多年以後，當戰俘、士兵和工人回到義大利、法國、埃及、希臘，或者命運把他們帶去的任何地方，他們走進最近的一家商店，並不說要剃鬚刀片。

他們說：

「給我一片Gillette。」

那才是要緊的那場仗。

而那兩把劍輸掉了。

Ferdinando